

學思歷程

黃慕萱*



在大多數不熟識的人眼中，我的歷程是相當的順遂，一路從臺大圖書館學系（圖書資訊學系的前身）畢業，除成為當年唯一應屆考上圖書館學研究所的大學生，亦同時考取高考；進入研究所的第一年又考上公費留學，由於公費只能保留一年，毅然決然地在兩年內取得碩士學位後，接著前往馬里蘭大學的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系繼續攻讀博士，博士學成歸國後立即回母校臺大任教。可以說從大學進入臺大至今，除了馬里蘭的六年，我都是在臺大度過的。但回顧從大學、碩士班、博士班到回臺大任教的這段時間，除了機運，也付出了極大的努力。

我一直都秉持著無論身在何處，有什麼樣的際遇，手邊的事都要做到最好的理念。在攻讀博士的過程中，同時也擔任助教，我常說：「我做助教的時候，就是最好的助教。」批改學生作業時，我會仔細記錄每一題學生的作答情況和每一題最適合的作答方式，目的是為了讓授課老師可以清楚的了解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特聘教授



學生的學習情形，讓指導教授印象深刻。而我在博士班的最後一年懷孕，同年迎接兒子的出生、完成博士班的兩階段口試、順利畢業、回臺灣開始任教。許多人聽聞我的留學生涯，都問我會不會太辛苦；然而無論是在當初或是現下，我自己都不這麼覺得。

早期的研究主力是延續博士時期的研究，並配合當時臺灣資訊環境的快速變遷，以資訊檢索及資訊行為為研究重點。主要關注於使用者進行線上檢索時的停頓行為、「相關 (relevance)」概念的理論及實徵探究，由於當時國內學界針對此議題討論有限，我的研究成果對國內相關研究具有相當的創新與啟發性。擔任系主任兼所長時，在博士班缺一門課的契機下，我決定自己開設一門書目計量學的課程，意外地跨入書目計量學領域。傳統書目計量學多為書目集結分布的描述式分析，少有超越書目計量學三大定律的研究；然而我認為書目計量的概念，可以與科研發展趨勢、學術評鑑加以結合，在該領域投入僅一年時間，即於 2003 年在重要的國際期刊 *Scientometrics* 中發表全世界第一篇以「書目耦合」(Bibliographic Coupling) 來分析專利資訊的論文。

從 2002 年耕耘資訊計量學領域開始，我致力於多元的計量學主題研究。在學術評鑑研究方面，2007 年起主持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表現評比計畫，以「研究生產力」、「研究影響力」、「研究傑出性」三大評估構面，並將大學的長期與短期表現皆納入考量，發展出客觀且合理的科研表現評比指標，每年公布評比結果，有幸被譽為世界四大大學排名系統之一。

在人文社會研究評比方面，我明白將資訊計量運用在人社領域向來有其爭議與局限，因此從學術特性、計量學理及實徵數據等面向來探究資訊計量對人社領域學術評比的影響，試圖為此具爭議性之議題提出較為完整的論述，並尋求資訊計量運用於人社領域較合理的作法。在專利研究方面，將書目計量技術與評鑑概念應用於專利研究上，開啟國內專利計量學的濫觴，探討專利的引用與專利品質的關聯，並進一步以專利品質指標 EPI 和技術影響係數 TIF 等指標進行各種專利分析。在科研技術的探索方面，意在協助產官學界的科研決策，並曾於 2010 年起主持為期三年的「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能源科技基礎研究與產業技術之發展趨勢及臺灣能源科技之定位」，旨在找出臺灣能源科技的技術與研究前沿定位，可作為科研決策的參考依據。

近年來作者身分 (authorship)、合著、同儕審查 (peer review) 議題相當吸引我。作者身分與作者的貢獻有關，亦牽涉了作者署名序 (author order)，

過去一篇論文多將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視為該篇論文中最重要的兩人，但近年來亦發現並列第一作者、並列通訊作者開始出現，其對文獻的品質，或是與跨領域研究之間的關係相當值得討論。而當多人合著成為普遍現象，以及 100 人以上合著一篇論文的超級作者的出現，作者計次相關議題也相應而生，傳統上計算學術生產力每人皆計一次之方法已無法確實反映各作者對論文的貢獻。同儕審查則是受到多次投稿國內外期刊與擔任主編之經歷所啟發，其為一種由文獻領域之專家評閱學術文章的過程，過程在於讓有缺點的文章可以透過同儕審查被辨識出或改正，以確保文章的品質，在科學期刊的出版上廣泛的被應用。然而同儕審查亦有為人詬病之處，如常見之偏見與審查形式問題。偏見問題包括了審查結果受裙帶關係的影響，或對作者個人或機構的偏見、社會偏見、性別偏見。在審查形式方面，單盲為最常見的型式，但容易受個人與機構的偏見影響，雙盲的審查在理想上應有助於減輕社會偏見，但仍無一明確定論；而公開的審查雖有雙方身分公開透明、符合倫理責任的優點，但可能會使評論較不具批判性，與接受出版的比率增加。各種形式的同儕審查各有其優缺點，目前對於何種形式較佳仍無定論，是一新興且值得深入探討之議題。

我秉持著「好還要更好」的精神走過二十餘年的學術生涯，對於任何走入學術界的人來說，「對自己研究領域產生興趣」的人才能堅持並快樂的活躍於學術領域，也需「具備足夠能力」讓自己不是為了符合他人期望而作研究，而是以自己的實力，逐漸累積知識的力量。